

佳作影評：《逆童話》

撰文/范綱皓

「逆童話」這部作品讓我想起了芭芭拉·沃克 (Barbara G. Walker) 寫的《醜女與野獸》這本書。以往的童話故事，傳達給女孩們的價值觀都是，外貌就是資產，若女人的外表太過醜陋，就是活該應該要遭到處罰。而《醜女與野獸》就嘗試顛覆了這些「厭女」的價值觀。

「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」是好幾代人成長過程中，一提到童話故事，腦袋會浮現的句子。雖然，很陳腔濫調，但不論是真實生活，還是童話故事，我們總是期待著這樣的結尾。

我們習以為常的故事模式，就是這樣。男人擁有權力，男人決定了美女該何去何從，美女總是等待救援的那個角色。這些設定，投射出來的是男性定義的性別關係。「幸福快樂的日子」也總是男人想要的那一種日子。女人呢？被動的女人不能說故事，不能決定自己的形象。

不過，有受過女性主義、性別平等觀念洗禮的人，可能就不這麼想。有好一段時間，我不再只看見被童話故事用糖衣包裹起來的情節，而是去思考每一個劇情發展的環節，有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改編，變得比較不這麼父權、這麼教條，哪怕是一點點也好。

真的只要改動一點點，身為男性的我，就會有點點不自在。那樣的不自在，就是改變性別秩序設定的開始。「逆童話」的設定，也企圖想達成這樣的效果。它試著說出一個「從此不再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」的故事，試著「逆著」我們習以為常的性別秩序來走。

一個有瑕疵的公主、一個被人嘲笑「吃軟飯」的王子、一個家暴的結局。男生不符合男生的樣子、女生不符合女生的樣子，至於愛情是什麼？現實生活中，豈還有真正的愛可言？是為了利益而結合？還是為了什麼？從來沒有人能理解。

芭芭拉·沃克的《醜女與野獸》的目的很簡單，就是「由女人來說故事」，男人就靜靜地聽就好。《醜女與野獸》企圖翻轉單一化的性別想像，創造新的童話故事的敘事方式。但是「逆童話」並不一定有這樣的企圖心，它的企圖心是什麼？

它的企圖心就是，把「逆童話」這部作品拍攝得很粗糙。但正是因為它很粗糙，更顯得它拆解童話故事的力道更暴力、更有破壞性。童話故事都是彩色的，它偏要給他黑白的，童話故事的男女主角都是長得好看又有才，它偏要長得有點非主流。

童話故事都是幸福、快樂的，它偏要在看似幸福、快樂的人生中，隱藏著不幸與暴力，而且男女位置翻轉。既真實又赤裸，它讓你看完這部影片，心中會油然而生對美好童話故事的排斥，因為真實世界沒有童話，真實世界常常就是這麼不順遂，跟你我的人生一樣、也跟你我的愛情一樣，絕對不會像童話故事般那樣完美。

「逆童話」的故事沒有結尾。你會期待它有什麼結尾嗎？也許有，因為你會想知道它會如此發展？這部作品，不見得能夠真正地改變什麼樣的性別觀念，或是帶來什麼樣的性別翻轉，但是我認為，把它企圖拆解童話故事的美好，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它想要達成的第一步，與最大的成就。有拆解，就有重新建立、打造新秩序的可能。至於，新的秩序是什麼？我們一起來建立。